

台灣電影史料叢書

003

台語片時代

1



國家電影資料館

台灣電影史料叢書

003

•
•
•
•
•
•
•
•

台語片時代

1

•
•
•
•
•
•
•
•
•
•
•
•
•
•
•



國家電影資料館

國家電影資料館

• 口述電影史研究計劃

主 持 人：井迎端

協同主持：李泳泉、黃庭輔

執 行：石婉嫻、吳俊輝、林文珮、張令嫻

黃秀如、黃書倩、葉琦玲、蔡禹菁

薛惠玲、龍傑娣（依姓氏筆劃排列）

台灣電影史料叢書

台語片時代(一)

1. 台語電影的興起與發展

2. 台語電影的製作與發行

3. 台語電影的觀眾與市場

4. 台語電影的藝術與文化

5. 台語電影的未來與挑戰

6. 台語電影的國際化

7. 台語電影的數位化與網路化

8. 台語電影的跨媒體發展

9. 台語電影的社會功能與文化意義

10. 台語電影的國際交流與合作

11. 台語電影的未來展望

12. 台語電影的國際化

13. 台語電影的數位化與網路化

14. 台語電影的跨媒體發展

15. 台語電影的社會功能與文化意義

16. 台語電影的國際交流與合作

17. 台語電影的未來展望

18. 台語電影的國際化

19. 台語電影的數位化與網路化

20. 台語電影的跨媒體發展

21. 台語電影的社會功能與文化意義

國家電影資料館口述電影史小組作

國家電影資料館口述電影史研究計劃

台語片時代

1

出版緣起

最近幾年，我們將蒐集、整理、保存與電影相關的文化資產，做為本館紮根性的工作。為了讓為數近萬部我們辛苦蒐得的影片發揮其應有的功能，如何善加典藏這些珍貴的影片，並透過良性的互動管道，讓這些影片成為社會上的文化資源，更是本館積極努力的目標。然而，電影文化資產的保存以及影像社會意涵的呈現，都需要透過出版品與讀者作直接的接觸，才能使社會大眾完整而深入地了解與接納。

電影在本世紀有著重大的發展，它以活生生的影像記錄、幻化、編整了人類生活的樣貌。因為電影幾乎涵蓋了藝術的各個面向，所以也負載了相當豐富的社會意義；然而，從社會祭儀的角度出發，電影卻記錄了特定歷史階段的特殊社會發展樣貌，因此電影既是民衆生活集體記憶的一種呈現，更標示著人們共同的夢以及未來。我們就是在這樣的認知下，出版這一系列的有關電影的叢書，我們希望透過這些叢書的出版，讓電影資料館更深一層地觸動台灣社會影劇發展的底層，同時，可以和熱愛電影的人們產生更為密切的互動關係。另外，我們也深信電影是民衆共同參與的一種文化儀式，它活潑地催化著民衆集體智慧的再生產；我們更深信唯有從自身族群的記憶版圖中，才能蒐尋出影像在當前繁複的政、經、社會的意涵。

基於這些想法，我們規劃的這一系列叢書：包括電影史料叢書，

以及其它介紹國內與國際影界重要事蹟、人物、評論……等的書類。
(國家電影資料館)

出版緣起	4
影像的記憶之樹：《台語片時代(一)》序／井迎瑞作	8
導言／黃秀如作	10

1

歷史的長河裏，我們不再漂泊／井迎瑞作	15
--------------------	----

2

台語片寫真	23
-------	----

3

摸索與開創

①資深導演李泉溪訪談錄／李泳泉訪問	53
②筆路藍縷二十載／林文珮作	63
③李泉溪其人其事／林文珮作	73
荊棘地裏構築夢土	
①華興電影製片廠簡史／薛惠玲作	78
②「華興」工作人員座談記錄／吳俊輝・林文珮整理	82

辛奇訪談錄

①歷史・自我・戲劇・電影／吳俊輝訪問	109
--------------------	-----

目

次

146 ②台灣無三日好光景／吳俊輝訪問	
158 ③茶與蜂蜜：記與辛奇相處的時光／吳俊輝作	
164 我的字體(1960年代中期之前)——李嘉訪談錄／謝潛整理	
171 撞鐘與校長：高仁河訪談錄／吳惠仁作	
177 剪接一段台灣電影史：陳洪民訪談錄／吳俊輝訪問	
191 蔡揚名電影人生／林文珮整理	
209 電影在台灣生根：申江訪談錄／吳俊輝訪問	
225 帶場表到台灣來：梁哲夫訪問稿／薛惠玲・黃庭輔訪問・林文珮整理	

4

245 台語片整理／李泳泉作	
249 台語影片資料蒐集整理計劃／石婉舜・林文珮提案	
256 台語影片整理工作錄／曹源峰作	

5 附錄

265 這些人，那些人：台語片人物介紹／戴獨行作	
292 華興片廠的克難精神／黃仁作	
295 電影資料館館藏台語影片・影帶介紹	
329 台語片片目(1955-1981)	
385 參考文獻	

影像的記憶之樹

《台語片時代(-)》序

在我們生活的這塊土地上，曾經植過一株記憶之樹。這樹的枝桠上，繁盛地茁長著翠綠的新葉。綠葉幻化成一捲又一捲的膠捲，在樹蔭下的廣場前映現出動人的影像，吸引了成百上千的人們，在廣場上專心地觀看，時而驚歎，時而喝采，時而譁笑，時而落淚……。這影像的記憶之樹上串串吊掛的影片，便是台語片。

民國八十年，在本館主辦的「台語片露天影展」的一項活動中，我曾經在宣傳刊物裡寫過下面的一席話：

電影應走到更廣大的人群裡面去，讓更多的人欣賞，也在更多的人當中吸取養份，對電影的生機，對文化的創作都有好處。其實自去年「露天台語片影展」起，我們就在拆著電影教堂的那面牆，想把電影重新放回到大眾的廣場。許多年來，多少影展，一次又一次的熱潮，標榜藝術與精緻品味的影片在在成為校園與社會菁英青年頂禮膜拜的對象，逐漸的，觀眾定型了，態度與習慣定型了，價值定型了，其他的可能性也因此少了，這是電影藝術成形的同時所並存的一種排他性格，是文化發展的一種隱憂。記得去年當第一面電影教堂的牆壁拆掉時，我們頓時看到了一個更開闊的視野，更明亮的天空。

是的。台語片的影像記憶，對於廣大的本地觀眾而言，意義深遠。因為，早期的觀眾都或多或少在電影院或廟前、社區的廣場上，觀賞

過台語片的放映。那是文化生活的烙印。曾幾何時，在社會變遷極度快速的影響下，人們對於過去的記憶，也變得善於遺忘了！這同時，電影似乎更徘徊在商品與藝術的迴廊之間，漸漸地與民眾生活失去了相互直接觸動的關係。

曾經，台語片是民眾生活中不可輕忽的一部份。是以，在蒐集台語影片，舉辦影展並進而出版相關叢書的時刻，電影資料館總是期待在復甦影像記憶之際，讓更多的人來共襄盛舉。讓這株影像的記憶之樹，重新植回人們生活的廣場上。

《台語片時代(-)》這本書的出版，階段性地整理了台語片興盛到衰落時期的種種事蹟，站在保存本土電影文化資產的立場，我由衷地感激參與此項工作的夥伴們，沒有他們孜孜矻矻地投身田野訪談現場，這本書便無法順遂地呈現在廣大的讀者面前。

我由衷地希望經由更紮實的書寫記錄，本土電影史料能留下足以讓人感到欣慰的成果。也讓曾經共同為這項工作投入心力的同仁們，深切體會到在「歷史的長河裡，我們不再漂泊。」

是為序。

許迎瑞

黃秀如作
導言

首先要提醒讀者的是，本書的出版並不意味著台語片的研究已告終結，基本上，這是一本關於台語片研究的階段性報告。台語片研究，一如電影史研究的其他重要課題，將會在未來繼續下去。

本書共分為五個部份，總計有二十篇，全都是《電影欣賞》上刊登過的文章，不會在他處刊登過。第一部份，〈在歷史的長河裏，我們不再漂泊〉，是電影資料館井迎瑞館長特地為第一次台語片影展撰寫的長文，在其中，讀者可以看到一名電影工作者對史料流失殆盡的痛心，以及對拯救文化遺產不遺餘力的用心。

第二部份，〔台語片寫真〕，搜集了與本書相關的劇照，工作照、訪談剪影，試圖藉由照片的蒙太奇，讓讀者瀏覽受訪者所親身走過的台語片史。一張張、一頁頁的圖片，敘說一個個台語片影人，由熱血青年蛻變為成熟中老年的故事，也記載著台語片由萌芽、興盛、以致衰落的起伏過程。

第三部份，收錄了本國電影研究室第一階段的實際訪談成果。根據在《電影欣賞》刊載的先後順序，讀者可以看到身兼編劇導演、以有限經費在短短十天內便拍就一部影片的李泉溪；駢手胝足、同心協力創設台語片第一個製片廠的「華興精神」；醉心戲劇、純情電影、富有社會改革理想的辛奇導演；白手起家、大小事物一把抓的製片高仁

河；專業剪接、不知已經剪過幾百萬呎膠卷的陳洪民；以台語片當家小生、進而努力成為好導演的蔡揚名；以及初初來台灣連一句台語都不會講、即開始執導演筒，為早期台語片奠定基礎的申江與梁哲夫。「無講無人知」，光輝璀璨的銀光幕下，真實的電影人生卻是血汗與淚水堆砌而成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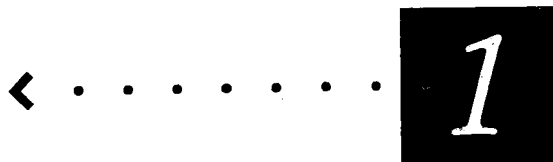
第四部份，電影資料館台語片研究小組的成立，開啓了台語片的研究契機；研究小組成員石婉舜與林文珮執筆的〈台語影片資料蒐集整理計畫〉為小組的工作作了長期性且鉅細靡遺的規劃；而曹源峰的〈台語片整理錄〉則不僅是整理損壞、發酸、腐臭膠卷的辛苦工作的記錄，同時也暴露出台灣電影界對保存電影資產的輕忽與漠視。

第五部份，〔附錄〕，分別是戴獨行先生撰寫的〈這些人，那些人——台語片人物介紹〉以及黃仁先生〈華興片廠克難精神〉。兩位先生都是長期以來一直關注台灣影壇的線上記者，也是經歷過台語片興衰起落的見證人，因此不論是台語片人物或是台語片的拍攝情形，在兩位先生的筆下格外顯得生動過人。但由於兩位先生的撰述屬於邀稿之類，與本書的階段性報告性質不同，故而另行編入「附錄」之中。

另外，還編選了「台語片片目」以及「電影資料館館藏台語影片、影帶介紹」兩種相關台語片的資料性文字，堪稱彌足珍貴。

本書的編成，有賴上述作者及受訪者甚多，然而還有更多的前輩、朋友，一直未曾間斷對台語片的關心與期成，在此我們一併致謝，並衷心盼望台語片作為一種文化資產能夠持續地受到注意與保護。

1 >



井迎瑞作

在歷史的長河裏，我們不再漂泊

電影資料館積極地蒐集整理台語影片，至今已有四個年頭了。民國八十年八月份所舉辦台語影展以及出版台語片特輯，就是想把當時的初步成果獻給社會大眾。影展採取露天形式，主要是想重現台語片當年與社區鄰里緊密的關係以及其強烈民俗文化之色彩面貌，讓今天的觀眾亦能體會一下台語片與社會的關係。放映場地中有屬於較具都市氣息的市立美術館，也有屬於較有農村氣息的慈聖宮、城隍廟——不同的環境，意義可能不同；讓我們都觀察一下台語片是如何地與觀眾進行互動，與社區鄰里產生關係，希望把孤立的電影研究與美學研究擴展到社會的研究。事實上，研究電影時，若都能把觀眾與放映形式的因素列入考慮，這樣的研究才比較完整，也才更具有人的味道。

在瑞士的盧卡諾影展中為新而有希望的年輕導演開闢了一露天首映式，把來自各國之優秀作品安排在可容納一萬名觀眾的小鎮中心石板廣場做放映，政府首長、電影界人士、各國影評人及當地市民等齊聚一堂，成為盧卡諾影展也成為盧卡諾市的一項驕傲的傳統。因為他們的態度是如此地慎重，年輕導演的作品無不在此放映而感到光榮。這給我們一些啟發。所以我們在推出台語影展時，態度亦相當慎重而誠懇，不僅是盡量地要求放映的聲光品質，同時也印刷影片相關之說明及背景資料，希望由於我們的誠懇與慎重而影響到觀眾，不致

因為放映的形式與放映的環境而態度草率。

至於特輯部份是由一些資料的整理、訪談的記錄與初步的研究所組成，其實現階段我們能做的也僅止於此。曾經有一個這樣的卡通片：一隻鸚鵡在路上遇到一隻青蛙，青蛙呱呱呱，鸚鵡也呱呱呱，因此他們相談甚歡；鸚鵡又遇到一隻小狗，小狗汪汪汪，鸚鵡也跟著汪汪汪，因此牠們也相談甚歡；鸚鵡又遇到一隻小貓，牠們同樣地談得很愉快；後來鸚鵡遇到一隻鸚鵡，牠們一兒呱呱呱，一會兒汪汪汪，一會兒咪咪咪，竟然想不起自己是說什麼話，結果兩隻鸚鵡找不到共同語言而弄得不歡而散。這個小故事大概可以說明我們電影學術與電影環境的一般概況，它們正如鸚鵡不知自己的語言一般。今天各種電影理論的介紹、各種美學的研究，無不以外國的思潮為依歸，以外國影片為討論的對象或實例，就算是對本國影片的研究又多以外國的理论做為衡量的尺度。我們對自己陌生，對自己疏離，註定我們的學術研究永遠是失根的蘭花，永遠得飄泊在希臘的星空裡，知識份子也註定要活得像豆芽菜，它不沾一點土。

台語片曾經興極一時，根據統計從民國四十四年至七十年間，台灣共出產了千餘部台語影片，其受到觀眾喜愛的程度可見一斑。台語影片之興起和沒落有主客觀之條件和原因：今天在我們對它不明白之前，應以嚴謹的態度從各種角度加以研究，不可主觀地或一廂情願地去推斷或評論影片的好與不好，因此現在影片的蒐集整理就顯得十分重要；只有對原始影片素材的分析與研究才足採信。在目前所存在的資料中，或是一些個人的記憶，或是一些隨筆似的評論，大多形容台語影片中品質優的不少，但品質劣的更多；這樣的記憶或隨筆等可以做參考，但我們不要忙著相信，因為記憶有時是會有錯誤，記憶有時

是會有選擇性的，會有立場的，況且立場與價值等均會隨著時空的轉換而改變。如果電影研究是一種學術的話，這種記憶與隨筆對今天我們想多瞭解台語影片的幫助是有限的。

從千餘部台語影片的量看來，可以確定的是，它們曾與台灣社會產生過相當程度的互動關係，至於透過這些互動關係對台灣社會，也對台灣電影產生了些什麼影響，這許許多多的問題突然讓我們警覺到：其實我們對它竟是一無所知！歷史是一條長河，它從來也沒斷流過，台語影片對後來的影響也不會自民國七十年後而停止過，但今天我們回頭來看看這段歷史，竟然發覺的是陌生、疏離、與無可救藥的斷層；這問題出在哪裡？如果我們往好處想，其實我們對台語影片之無知，也正指出了台語影片，在歷史中重新找到它的位置，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

台灣這四十年來以經濟為主導之社會發展，使得文化與歷史遭到極大的漠視與破壞，影片與其他歷史文物一樣在大量流失之中。有許多的台灣早期電影被送到裁縫店、成衣廠中解體，製成衣領與帽沿；在那樣的時代中就算是部分有心人士有意保存影片，但因儲存空間與溼度、溫度控制等諸多問題又往往不是他們所能負擔，故一些在人為破壞下所倖存的影片，便受到台灣社會型態與空間急遽變化以及自然條件的再度摧殘，許多大家記憶猶新、膾炙人口的台語影片，現已不復存在，或只剩已是腐朽不堪之斷簡殘本，故資料館同仁一直是在心情極為沮喪的情況下進行台語片之搶救工作。而事實上，區區一地位卑微之電影資料館怎能獨力抗拒一個貪婪的社會對物質無止境地追求與一個對歷史不尊重、刻意忘掉過去政府對文化生態所造成高度的破壞？在我們策劃台語片影展的同時，搶救八里十三行文化遺址的工



作正如火如荼地展開。十三行文化遺址是台灣文化史上一重大之發現，它的重要性是顯而易見，在任何一個國家都會是全力保護的，在我們國家為何卻是「搶救」得如此吃力？保護影片與保護十三行的意義是一樣的，但相較十三行此刻所受到的注意，保護影片顯然是寂寞許多。

截至目前為止，資料館共蒐集台語影片一百六十一部，進行口述歷史訪問八十二人、一百六十人次。一百六十一部影片並不足以洞悉一個社會的全貌，但卻足以提供一個觀察的角度，因為台語影片嚴重的流失，讓我們在蒐集的態度上遇到了一個哲學性的問題：那就是對蒐集影片及其資料歸類是有選擇性的？還是沒有選擇性的？如果是選擇性的，那標準是什麼？誰來定此標準？若沒有選擇性的，那空間與經費將如何負擔？經過我們的思考與辯論，比較之下，我們認為影片與資料的蒐集越廣越好，而且是越全面越廣泛越好。因為對影片而言，今天不蒐集，明天就會後悔，明天的我們又得去搶救，我們得明天生計在搶救的憂慮之中。蒐集更不應設立標準，因為今天的標準明天可能就不適用，現在的尺度或價值，未來有可能受到挑戰。標準定好，標準定好，對資料使用資料的人，或是未來的研究者決定，資料館應保持中立的立場做好史料建档的工作就好。

電影是二十世紀一項非常偉大的發明，它能夠繪影隨形地把人類活動真實地記錄下來而保存永久，所以從記錄的功能上它是一種最珍貴的史料。通過影片，我們得以窺見當地一窺過去社會的景貌；通過影片，我們的子孫又可以聽到又看到我們這一代是如何地生活。有一次我們從美國密西根州得到了表登清末美國傳教士在中國大陸所拍攝的風光影片，當影片以活動著清朝的景象時，那種感覺是奇妙的：



有一位在路邊剃頭的顧客好奇地望著鏡頭，然後對著鏡頭一笑，這一笑讓我們震撼——這一笑就是一百年；一百年前的人神態表情如此生動，逼真地再次活在我們面前。歷史是一條長河，從銀幕上我們看到河水涓涓，歷史感油然而生。因此，影片的記錄功能是不用懷疑了。但是，令我們感覺遺憾的是，在我們搶救影片的過程中，並未受到台灣學術界的參與與關切。此外，也令我們感覺遺憾的是，學術界做研究時，亦未有使用影片之習慣與觀念——都是在未來極待我們推動的工作方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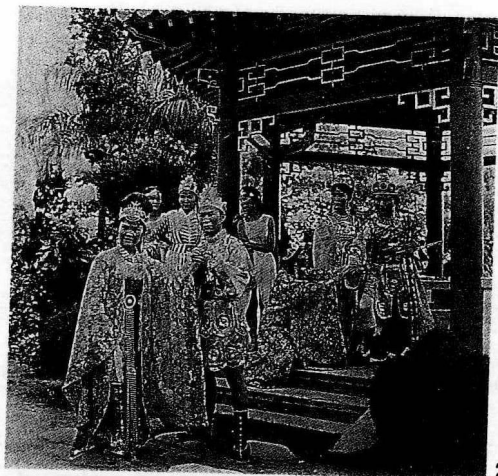
• 原載於〔台語片特輯〕，《電影欣賞雙月刊》，53期(1991.9)。

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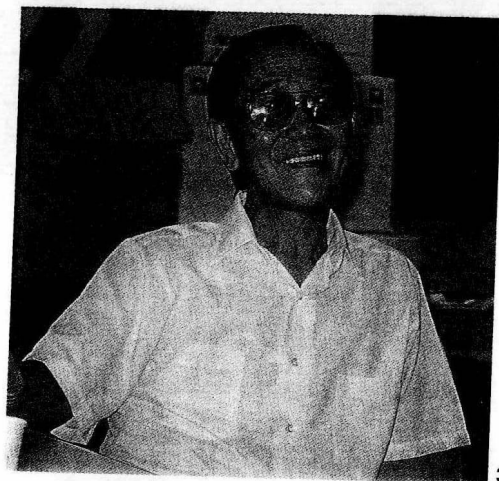
2



1



2.



3.

2. 1961～1965年間，李泉溪與新南光歌劇團曾合作多部戲曲及武俠片。圖為《雙王子復國》，左一是月春鶯(小旦)、左四是小白光(小生)。
3. 1990年7月27日李泉溪到電影資料館接受訪問時留影。



1. 台語片先驅何基明(左)，何鏐明兄弟合影於《薛平貴與王寶釧》拍攝現場。何鏐明於1991年12月17日因癌症病逝，何基明亦於1994年8月13日仙逝。



2.



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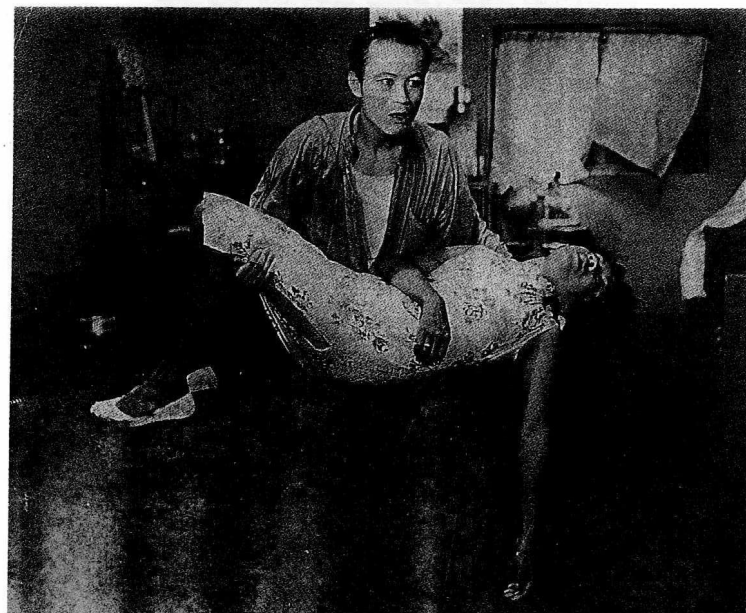


4.

2. 柯基明為南洋影戲公司執導的《運河殉情記》，右一是女主角柯玉霞。

3.《青山碧血》演職員於霧社事件紀念碑前合影。

4.《青山碧血》影片現散佚，圖為劇中一景。



5.



6.

5. 初出道的歐威以《金山奇案》中流氓一角，獲徵信新聞主辦第一屆台語片金馬獎最佳男配角。

6. 第一屆台語片金馬獎影展(1957)得獎人合影，(右起)最佳男配角歐威、最佳編劇洪聰敏(青山碧血)、最佳男主角康明(萬華白骨事件)、最佳女主角柯玉霞(三美爭郎)、最佳童星黃慧書(小情人逃亡)、最佳導演張英(小情人逃亡)、最佳女配角洪明麗(基隆七號房慘案)、最佳攝影陳忠義(心酸酸)。



7.

7.《血戰嘸吧咩》劇照。



8.

8.《無膽英雄》電影海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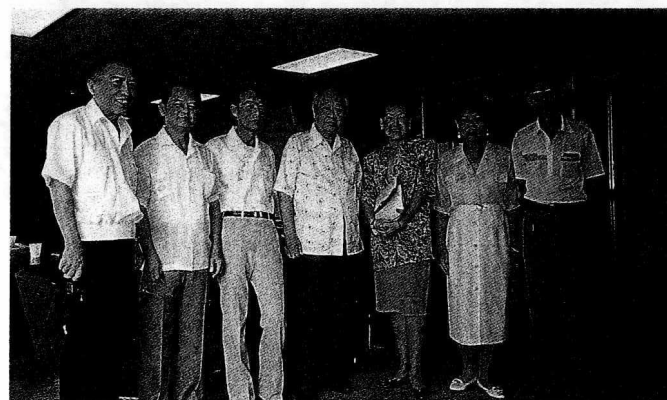


9.

9.何鏡明執導的《何時出頭天》拍片現場，(左起)歐威、何鏡明、馬滋、廖萬文、何玉華、林鐵硯(右一)。



10.



11.

10.「華興」全盛期演職員合影：(立右起)林鐵硯、林紹甲(五起)潘淳一、劉立意、歐威、陳姿仔、洪洋(立左二)游甲生、(四起)廖萬文、何玉華、(坐右起)林鏡桐、何鏡明、何基明、徐仁和、何燭明、李昆賽、何木澤。
11.1990年9月22日「華興片廠」第一次座談會，於台中省新聞處會議室，(左起)林鐵硯、涂鐘松、游甲生、何基明、何玉華、陳姿仔、賴天賜。